



四庫全書

薈要

【史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九冊

吉林人民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七十四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魏紀六起著雍敦牂盡旃蒙赤奮若凡八年

烈祖明皇帝下

景初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

遼東

討公孫淵也留司馬懿於長安以備蜀議臣或以諸葛亮死乃散召之遼東將即亮翻

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

議臣當時謀議之臣也帝曰四千里征伐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七十四

續漢志遼東郡在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

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

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

遼東當作遼水坐守襄平此

成禽耳

襄平縣漢遼東郡治所公孫淵所都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

明智能審量彼我

量音良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

又謂今往孤遠

言孤軍遠征也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

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

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

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微報張彌許晏之怨也事見

史翻使疏羊銜曰銜字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指霸王之

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要一若魏

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

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

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

問當從簡書左傳狄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豈

請救邢以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淵達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

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此晉史臣為此

言為于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

曰彼知官備已固魏晉之間謂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

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

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亦謂新張今所以外揚此聲

者諷其行人諷古穴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

已耳然皆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

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淺規謂規圖淺攻

之為謀已不迷帝問吏部尚書盧毓誰可為司徒者

毓薦處士管寧處昌帝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

行則太中大夫韓暨行下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

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二月癸卯以韓暨為司徒漢

主立皇后張氏前后之妹也立王賈人子璿為皇太子

璿句瑤為安定王大司農河南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

性好尚於祕書郎卻卻正東漢以馬融為祕書郎詣東觀

到翻下同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古

欽定四庫全書帝問吏部尚書盧毓誰可為司徒者

有耳謂其才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謀何如也

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承志謂承君父之志竭

色以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謀藏於冒懷權畧應時而

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為於光知正慎宜慎宜者謹

所宜言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今天下未

定智意為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彊致也彊其儲君讀書

寧當傲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

求爵位邪按漢書音義作簡策難問例置案工在試者

謂之對策探吐而問之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正

儉之孫也儉為益州刺史漢靈帝中平五年為盜賊所殺吳人鑄當千大錢

杜佑曰孫權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夏四月庚子南鄉恭

侯韓暨卒 庚戌大赦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

淵使大將軍卑街楊祚姓譚卑卑耳國之後或云鮮卑

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紀云南北

今從淵傳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

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

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志昌街等盡銳趣

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趙七街等恐引兵夜走

諸軍進至首山首山在襄平西南淵復使街等逆戰復扶又懿

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

自遼口徑至城下遼口遼水津渡之口也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

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

張靜犯令斬之晉職官志魏制諸公加軍中乃定賊恃

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

工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

達事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惡竊惑焉懿曰孟

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淹留也言

所留之糧不支一月也 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

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競爭也懿之語也

珪猶有度辭蓋其急攻孟達豈將與糧競哉懼吳蜀救兵至耳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

水雨乃爾周如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

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

牛馬抄其樵采抄楚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

事變言善兵者能因事而變化也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

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懿知淵可禽欲以全取之

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

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

也攻城之士以杆蔽其身櫓樓車登之以望城中鉤衝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衝衝車也以衝城晝夜

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項巨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四 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四 五

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

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

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左傳楚莊王國鄭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連路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孤天子上公漢太傅位上公懿時為太尉而自謂上公以太尉於三公為上也而建

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老傳言失指已相

為斬之偽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詩

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送任謂送質于也復扶又翻懿謂

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

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降戶江翻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

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

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班志遼東郡遼陽縣

注云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水水經注小遼水出玄菟高句麗遼山西南流遼襄平縣入大梁水水出北

塞外西南流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

人築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於其遼東帶方樂浪玄

菟四郡皆平漢帶方縣屬樂浪郡公孫氏分立郡陳壽曰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以南荒地為帶

方郡倭韓諸國屬焉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

樂浪音洛琅苑同都翻

苦諫綸姓直名其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

嗣釋淵叔父恭之囚淵因恭事見七十中國人欲還舊

鄉者恣聽之遂班師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閉壁若無能為者及討公孫淵智計橫出鄙

語有云恭逢敵手難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

未反時數陳其變先悉薦勸教欲令國家討淵及淵謀

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見數陳淵之必反非同逆者也帝欲殺之以絕其類

刑之於市則無名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

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

憂司馬牛宋司馬桓魋之弟也魋凶惡牛憂之曰祁奚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謂魋之積惡將死亡無日祁奚

明叔向之過左傳晉人逐樂盈殺羊舌虎囚虎兄叔向祁奚見范宣子曰管蔡為殺周公石王若

之何以虎也秦社稷在昔之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

宣子言諸公而免之

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

其罪閉著固國使自引分著直畧翻引分即引決也四方觀國或疑

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飲於賜

以棺衣殯斂於宅宅晃所居者九月吳改元赤烏權

赤烏集於殿前改元吳步夫人卒初吳主為討虜將軍在吳娶

吳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賤吳主令徐氏母養之徐氏

妬故無寵及吳主西徙謂自吳而西徙都武昌也徐氏留處吳而臨

淮步夫人寵冠後庭步夫人臨之族也處昌呂冠古玩翻吳主欲立為

皇后而羣臣議在徐氏吳主依違者十餘年依違不決也會

步氏卒羣臣奏追贈皇后印綬綬音受徐氏竟廢卒於吳

吳主使中書郎呂壹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因

此漸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

太子登數諫數所角下同吳主不聽羣臣莫敢復言復扶又翻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四

八

畏之側目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訕山諫翻吳

主怒收嘉繫獄驗問時同坐人皆畏怖壹其時與嘉同坐者坐卧

並言聞之侍中北海是儀獨云無聞是姓儀名儀本姓孔氏孔融朝儀

以氏字為民上遂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

息為于偽翻屏必耶翻儀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

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

據實答問辭不傾移吳主遂舍之舍讀嘉亦得免工大

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

相顧雍過失吳主怒詰責雍詰去黃門侍郎謝玄語次

問壹玄與宏同顧公事何如壹曰不能佳玄又問若此

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玄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

曰君語近之也近其新翻玄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無

因耳謂欲奏舉其罪而非太常之職故其道無因也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

君矣漢制丞相御史舉奏百官有罪者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潘濬求朝

詣建業潘本留武昌朝直還翻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

之至建業而知太子數言壹事而不見從潘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四

九

刀殺壹以身當之以身當極殺之罪為國除患為于偽壹密聞

知稱疾不行西陵督步騭上疏曰顧雍陸遜潘濬志在

竭誠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

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課其

殿最監古衙翻殿丁句翻賢曰殿軍後也此三臣思慮

不到則已豈敢欺負所天乎君天左將軍朱據部曲應

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主者

據軍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棺古玩翻壹又

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吳主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

藉草待罪數日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劉助覺其

吳主大感悟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治直

賞助百萬丞相雍至廷尉斷獄亂翻丁壹以囚見雍和顏

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言

也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懷叙名姓諸面詈辱

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有司奏壹大辟辟亦

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叙糾用炮烙之刑項羽燒

欽定四庫全書 實治通鑑 卷七十四

橫橋然未以為刑名也王莽作焚如之刑後世不復遵用裂謂車裂古之裸刑吳主以訪中書

令會稽閼澤會古外閼姓也左澤曰盛明之世不宜

復有此刑復扶又吳主從之壹既伏誅吳主使中書郎

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

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

封定公相見諸葛瑾字子瑜步騭字子山朱然字義並

咨以時事當有所先後謂時事所當行何者各自以不

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推吐雷翻陸

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

危怖有不自安之心怖普聞之悵然深自刻怪何者

夫惟聖人能無過行行下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

能悉仲翻獨當已有以傷拒眾意忽不自覺故諸君

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與諸君從事自少至

長髮有二色二色謂斑白也少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

私分計足用相保問分扶義雖君臣恩猶骨肉榮福喜戚

相與共之忠無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君臣同其是

欽定四庫全書 實治通鑑 卷七十四

非則同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從于同船濟水將誰與

易字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

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省悉而諸君諫

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

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孫

子使吳誠有管子亦不敢盡權自謂優於齊桓而責其臣以管

言於權觀諸陸遜可見矣 冬十一月壬午以司空

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 十二月漢蔣琬

初太祖為魏公以贊令劉放贊治魏分屬郡或曰贊

相也凡出令使之贊相因以參軍事孫資皆為祕書郎

文帝即位更名祕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

密漢祖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魏武為魏王置祕書令丞典尚書奏事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中書有監

荀勗所請鳳凰池也吏工衙翻帝即位尤見寵任皆加

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放涿郡方城人是時帝親覽

萬機數興軍旅數所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

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卷七十四十三

曰此疏亦是濟為中護軍時所工臣聞大臣太重者國

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

扇動蓋謂大帝時也或謂受遺大臣也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

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

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左右左右忠正遠

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使辟取合或能工之使毗連翻

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

惑世俗况實握事要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

制謂因人主疲倦之時有所割割而制斷也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

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否

音餘功負賞罰必有所易負罪也易則賞罰不當乎功罪直道而上者

或墜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

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

言放資日在左右狎而信之不復覺其為姦非若早聞

忠言自覽萬機外以示經意國事則放資之形際必呈

露而不可掩矣復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

莫適以聞通丁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卷七十四十三

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調徒鈞翻

也喻遠與黃唐角功角者兩兩相當也近昭武文之績豈

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

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

權敗官之故敗補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

少詩沼翻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

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專吏謂專任放資帝不聽自此以

此年事通鑑因放資患失之心以誤及寢疾深念後事

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

衛將軍曹爽魏制領軍將軍主中壘五校武衛等三營武衛將軍蓋領武衛營也太祖以許褚典

宿衛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後又遷武衛將軍

軍於是武衛始有將軍之號晉泰始初罷武衛將軍官

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真之子肇

休之子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少討照翻

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

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殿中富鷄以司晨棲於樹上因謂之鷄棲樹獻

肇指以喻放資一言而發司馬氏篡魏之機言之不可

不謹也如是夫以此觀獻肇之輕脫又何足以託孤哉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卷七十四

復扶又翻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問古燕王性恭良

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為言其性恭良為

事正如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

者時惟曹爽獨在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

相參帝曰爽堪其事不不讀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

耳之曰附耳語之也臣以死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

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復扶又翻見賢

帝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

執帝手強作之強其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

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考異曰放傳曰宇性恭

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

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否放資因贊成之入添陳

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帝納其言放資既出帝意復變

詔止宣王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

反使吾止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

免宇獻肇朗官按陳壽當晉世作魏志若言放資本情

則於時非美故遷就而為之諱也今依甲申以曹爽為

習鑿齒漢晉春秋郭頌世語似得其實

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以

佐之為下爽出孫禮是時司馬懿在汲次于汲也汲縣

自漢以來帝令給使辟邪辟邪給使之名猶漢丞

屬河內郡帝令給使辟邪相倉頭呼為宜祿也齊手

詔召之先是燕王為帝畫計為于偽薦以為關中事重

宜遣懿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關中事重謂備蜀及撫

郡賢曰軹故城在洛州濟源縣東南五代志軹關在

河內郡王屋縣杜佑曰軹關在河南府濟源縣界

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

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又復扶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

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詳丁計

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顙懿頓首流涕旦日立齊王為皇

太子帝尋殂陳壽曰年三十六歲考異曰按魏武以建安九年七月定都文帝始納數后明帝應

以十年生至於元年正月可強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

故年十二月為元年正月可強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

六帝沈毅明敏沈持任心而行料簡功能料音屏絕浮

偽屏必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

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行戶及其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卷七十四

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忘歷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

吃少言吃居乞翻而沈毅好斷沈持林翻初諸

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謂使曹休鎮淮南曹

充也處政自已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

無所推戡其君人之量如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

風不固維城之基詩曰宗子維城此言至使大權偏

據社稷無衛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加曹爽司馬

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晉職官志曰

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先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

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

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遣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

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工軍

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

軍矣錄尚書事漢東都諸公之重任也今典懿既督中

外諸軍又錄尚書事則文武大權盡歸之諸所興作宮

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曰以者非遺詔典懿各領兵三

千人更宿殿內更工典懿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

諸訪不敢專行之或問使典能守此而不變可以免魏室

為此所嘆食耳初并州刺史東平畢軌姓諸畢本畢及

鄧颺李勝何晏丁謐魏余章翻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

趨時附執明帝惡其浮華趙七喻翻皆抑而不用曹爽

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進之孫謐斐

之子也何進見漢靈帝紀丁斐事見晏等咸共推戴典

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謐為典畫策偽使典白

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

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與從之為下懿族二

月丁丑以司馬懿為太傅以與弟義為中領軍訓為武

衛將軍彥為散騎常侍侍講以在少帝左右令侍講

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從才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與

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復扶又與徒

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毓余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

謚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執用事附會者升

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忤五黃門侍郎傅

欽定四庫全書

省治通鑑
卷七十四

六

詔謂與弟義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

本何晏字平叔銛思康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

而朝政廢矣遠于晏等遂與詔不平因微事免詔官又

出盧毓為廷尉尚書內朝官九卿畢軌又枉奏毓免官

衆論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與心不

便出為揚州刺史傳毓盧毓孫禮所以不合於曹與者

則事不可言矣三子者豈本心所欲三月以征東將

軍滿寵為太尉夏四月吳督軍使者羊衛擊遼東守

將俘人民而去果如蔣濟所料督軍使者漢官也魏

漢蔣琬為大司馬東曹掾捷為楊戲素性簡略琬與信

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言而不應其慢甚矣琬

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

吾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誠尚書舜禹君臣之相告戒其

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

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

也憤督農猶魏吳之典農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王者請推

欽定四庫全書

省治通鑑
卷七十四

九

治敏治直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

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

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論語孔

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謝顯道曰適可也莫不可也適丁雁翻敏得免重罪

此諸葛孔明所以屬琬也秋七月帝始親臨朝直八月大赦

冬十月吳太常潘濬卒吳主以鎮南將軍呂岱代濬

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岱時年已八十體素精勤躬親

王事與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土稱之十二月吳

將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臨賀縣漢屬蒼梧郡縣臨賀水因以為名吳分立為

臨賀郡唐為賀州廖力救綱今力平綱自稱平南將軍攻零陵桂陽搖動

交州諸郡眾數萬人呂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吳主遣

使追拜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年

破之斬式及其支黨郡縣悉平當方面者當如呂岱委人方面者當如孫權

岱復還武昌 吳都鄉侯周胤將兵千人屯公安有罪

徙廬陵諸葛瑾步騭為之請吳主曰昔胤年少初無功

勞橫受精兵為于偽少詩照翻橫戶孟翻爵以侯將謂既受侯爵又將兵也將即亮

欽定四庫全書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酖淫自恣句翻前

後告諭曾無悛改收丑孤於公瑾義猶二君二君謂諸葛瑾步騭

也樂胤成就豈有已哉樂音洛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

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

亦何患乎瑜兄子偏將軍峻卒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

兵吳主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

安十年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

之適為作禍行下孟翻為于偽翻故更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哉

十二月詔復以建寅之月為正用地正事見上卷景初元年是時仍用景

初歷但不以十一月初為正月耳

邵陵厲公上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以為子諡法殺戮無辜曰厲帝後以失權為司

馬氏所廢以其不終加以一惡諡陳壽志三少帝紀皆書本爵此書見廢後之爵自此以後例

如此惟高貴鄉公書本爵蓋見裁之後不復有他諡也帝之廢也歸藩于齊魏世諺曰晉受禪

封齊王為邵陵縣公泰始十年薨諡曰厲帝家曰暴慢無親曰厲

正始元年春旱 越雋蠻夷數叛漢殺太守自諸葛亮平高定之後

後越雋夷數反故太守龔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寄治安祿焦瑣為音隨數所角翻

欽定四庫全書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安定縣不見于志當是因越雋移治而雙立也漢主以巴

西張嶷為越雋太守嶷招慰新附誅討彊猾蠻夷畏服

郡界悉平復還舊治漢越雋郡治即都縣嶷為郡治即冬吳饑

二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主曰今天

棄曹氏喪誅累見殷札一作殷禮喪誅謂魏累有大喪蓋天誅也見賢通翻虎爭之

際而幼童泣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古仲勉之宜

滌荆揚之地滌洗也言舉國與師後無留者其地如洗也舉彊羸之數使彊

者執戟羸者轉運為翻西命益州軍于隴右益州謂蜀也授

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

入淮陽歷青徐前漢之淮陽後漢章帝改曰襄陽壽春陳郡北直謂淮水之陽也

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衆執必分離倚

角並進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

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

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易以鼓翻

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吳主不能用傾國出師決勝負於

一戰符堅之所以亡也吳主非夏四月吳全琮略淮南不能用於殺之計不肯用也

決芍陂賢曰芍陂今在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華夷對境圖芍陂周回二百二十四里與

陽泉大業並孫叔敖所作開溝引潁水諸葛恪攻六安為子午渠開六門灌田萬頃芍音鵠

朱然圍樊諸葛瑾攻相中襄陽記曰相讀如祖統之租相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

五十里魏時夷正權數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隔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

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相中杜佑曰征東將祖中在襄州南漳縣界楊正衡曰相側瓜翻

軍王凌揚州刺史孫禮與全琮戰於芍陂琮敗走荊州

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魏荊州統江夏襄陽或曰賊盛南陽新城魏興上庸

不可迫質曰樊城卑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三

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五月吳太子登卒吳兵

猶在荊州太傅懿曰祖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

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太傅

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三州口謂荊豫揚三

州之地西至六安三州口當在其間又按王昶傳昶督荊豫諸軍事自宛徙屯新野習水

軍於三州則三州蓋地名口水口大獲而還閏月吳

大將軍諸葛瑾卒瑾太子恪先已封侯恪以適當為世

恪以出山民功封侯吳主以恪弟融襲爵攝兵業攝領事見上卷景初元年

也領父之兵駐公安漢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

秦川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道險運糧難卒無成功

卒子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漢沔之

恤翻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漢沔之

中東歷魏興上庸以達于襄陽欲爭天會舊疾運動未

時得行漢人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漢

主遣尚書令費禕費父中監軍姜維等喻指中護軍之

任也蜀置前監軍後監軍中監軍即

中監軍位三軍師之下琬乃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

蒂滋蔓平除未易鼓翻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掎居雖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七十四
三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 吳諸葛恪襲六安漢六安國都六縣後

漢為六安侯國屬廬江郡掩其人民而去 夏四月立皇后甄氏甄之大赦后文昭皇后兄儼之孫也 五月朔

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漢將琬自漢中還住涪疾益甚

以漢中太守王平為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督漢中監古

十一月漢主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街翻

吳丞相顧雍卒 吳諸葛恪遠遣謀人觀相徑要謀遠

相息欲圖壽春太傅懿將兵入舒舒縣屬廬江郡春秋之故國也時在吳魏

亮翻欽定四庫全書 寶治通鑑 卷七十四

境上棄而不耕 欲以攻恪吳主徙恪屯於柴桑柴桑縣漢屬豫章郡吳屬武昌郡有柴桑山在今江州德化西九十里杜佑曰江州尋陽縣南楚城驛即古之柴桑縣宋白曰

江州瑞昌縣蓋步隲朱然各上疏於吳主曰自蜀還

者咸言蜀欲背盟隲入日翻上時與魏交通多作舟船

繕治城郭治直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

乘虛以掎角之持居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

所復疑近其新翻宜為之備吳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

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

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曹

欲入漢中事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四年此間始嚴亦未舉動謂嚴兵而未發也會

聞魏還而止還從宣翻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人言苦

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復扶又翻征東將軍都

督楊豫諸軍事王昶據王昶傳上言地有常險守無常

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

野新野縣屬南陽郡宗室曹叅裴松之曰叅中常侍兄叔上

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

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

敝也劫奪謂威權陵偏劫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

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紀年今魏尊尊之

禮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

惟此惟思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撰具也述也音雖免

翻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

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呂延濟曰與天下共其民謂建立諸侯與

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

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

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

也秦觀周之敵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

縣之官呂向曰秦皇觀周所以敵者乃以執弱而諸侯奪其國也遂廢五等之爵而立郡縣之吏五等

公侯伯子男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毗亦輔也外無諸侯以為藩衛

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胃腹觀者為之寒心芟所衛翻而為子偽翻

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悖薄

內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眾五年之中遂成帝

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

用班固漢宗室諸侯王表文意易以政翻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

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疆大盤

石膠固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賈誼治安策之言見十四卷文帝六年少

詩治翻直史翻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量錯之計削黜諸

侯遂有七國之患漢景帝十六年蓋兆發高帝釁鍾文景

也釁聚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

難掉左傳申無字之言折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

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事見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四 治通鑑 天

卷漢武帝元朔二年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

預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

亂宗室諸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事見三十六卷王莽初始元年

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執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

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

宗子之力也詞祥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

於桓靈閹宦用事君孤立於江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

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為灰燼謂董卓之亂也

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

四年矣自黃初受禪至是二十四年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

五代夏商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

之地君有不使之民空虛謂有封國之名實不能有其地也君不使之民謂抗藩王之尊

臣使也王于況翻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

均匹夫執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

之助呂延濟曰盤石大石也以其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諸侯盟會者也非所以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四 治通鑑 元